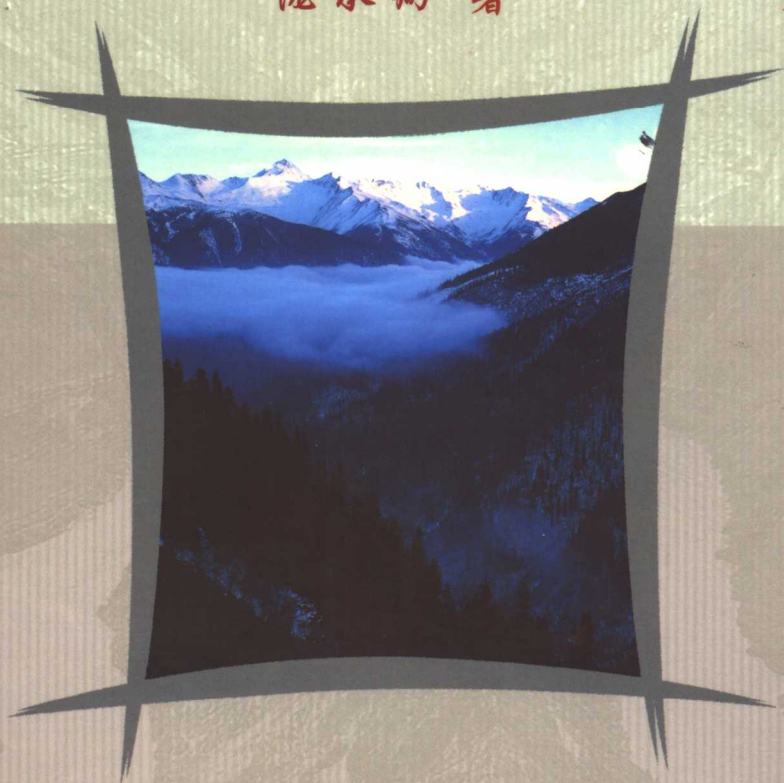


驿站文丛

血祭乌蒙魂

XUEJI WUMENG HUN

陇承弼 著



云南民族出版社

驿站文丛

血祭乌蒙魂

XUEJI WUMENG HUN

陇承桐 著

云南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血祭乌蒙魂/陇承弼著.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5. 12

(驿站文丛)

ISBN 7-5367-329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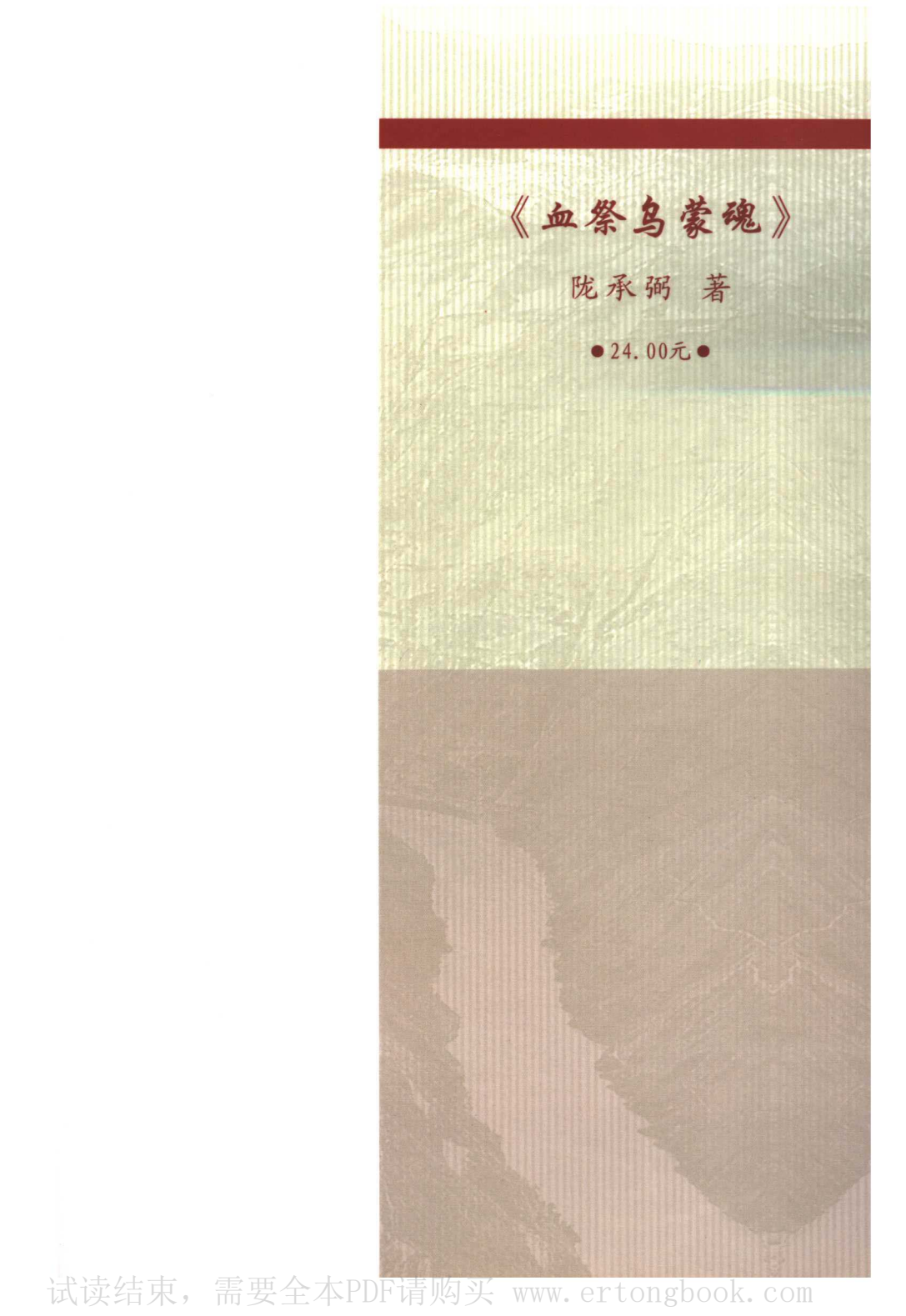
I. 血... II. 陇...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5) 第151387号

责任编辑	丰庆忠
装帧设计	岳 南
责任校对	乔梅芳
出版发行	云南民族出版社 (昆明市环城西路 170 号云南民族大厦) (电话: 5382289-9153) ynbook@vip.163.com
印 制	云南民族印刷厂
开 本	889mm×1194mm 1/32
总 印 张	26.5
总 字 数	710 千
版 次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
印 数	1~2 000 (套)
总 定 价	105.00 元 (共 5 册)
书 号	ISBN 7-5367-3292-9/I·674



陇承弼 彝族，曾任中学教师、校长，历任昭通市政协副主席及云南省人大代表、民革云南省委委员等社会兼职。对地方史、民族史颇有研究，曾发表学术论文多篇，现退休。



《血祭乌蒙魂》

陇承弼 著

● 24.00元 ●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段真实的历史。雍正年间，清朝统治者对滇东北进行了“极千古未有之残酷”（《云南事略》）的血腥屠杀，妇孺无存，广袤的原野“举步髑髅、杯水半血”（《云南事略》），淳朴的千百万人民千古奇冤。刚烈的乌蒙人民作出殊死存亡的抗争，流尽最后一滴血。故事情节曲折、悲壮惨烈，使人荡气回肠，催人泪下。

本书既是有重要史料价值的史册，也有引人入胜的故事性、趣味性、可读性。

序

刘廉昌

昭通市政协原副主席、昭通彝学研究会会长陇承弼先生，一直致力于民族文化、民族史和地方史的研究，多所著述。在他的领导下，彝学学会创办了自己的刊物《乌蒙彝族文化》，刊物创办几年来，在省内引起积极的反响。近几年，承弼先生钻研历史，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辛勤笔耕，披阅数载写成了《血祭乌蒙魂》一书。此书是一本以文学的笔法来描写史实的作品，既可看作是一本纪传体史书，也可看作是一部纪实文学。这部作品生动地描写了清雍正王朝时期发生在昭通的一段令人悲痛的历史，读这部作品既令人感慨万端，又引起读者对历史的许多反思。

《血祭乌蒙魂》一书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描写了雍正时期云贵总督鄂尔泰以推行“改土归流”为名，派遣大军对米贴（今昭通市永善县）和乌蒙（今昭通市昭阳区）彝族人民进行两次大规模的血腥的清剿与屠杀情节。“改土归流”，从总体上说是一个加强中央集权的举措。改土官为流官，有利于国家的统一，有利于改变土司统治下地方各自为政的封建领主制或奴隶主制，改变土司统治下的家法为国法的残酷统治，有利于生产和经济的发展。当时的云贵总督鄂尔泰在乌蒙、镇雄推行“改土改流”，起初亦率大军前往，但兵不血刃，仅十天时间，乌蒙、镇雄两地土府禄万钟与陇天侯（均为少年袭位）就宣布归顺，愿意实施“改土归流”。因此，鄂尔泰对米贴和乌蒙实施的清剿屠杀，实际上是在乌蒙土府禄万钟、镇雄土府陇庆侯和永善土目禄氏兄弟接受“改土归流”以后发生的。其具体的起因有：一是乌蒙土府禄万钟的叔父禄鼎坤因万

钟年幼图谋夺取土府的位置起而代之，在向鄂尔泰派来的总兵刘起元献地献物的同时，诬告禄万钟、陇庆侯“谋反”，“意在不测”；诬告米贴土目禄氏兄弟“谋反”不成，又借禄永忠“兄亡收嫂”（实际上是弟亡收其媳，皆为彝族风俗所允许）之名，判禄永忠绞刑，派兵到米贴追索，激起了米贴彝族人民的反抗；二是鄂尔泰欲与四川总督岳钟琪争夺对乌蒙的管辖权，修书要乌蒙、镇雄土府弃川归滇遭到拒绝（这是土府无能为力的事），鄂尔泰必欲伸其威势；其三，最直接的原因是镇守乌蒙的总兵刘起元“贪暴残忍”“苛索夷民财物，奸淫夷民妻女，无恶不作”，从而激起了乌蒙彝族人民的反抗。

治史者不能颠倒因果关系，如果颠倒了因果关系，当然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鄂尔泰先后派刘起元、张耀祖、哈元生、魏周等人两次进剿米贴和乌蒙，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两次进剿被屠杀的人每次均在数万人以上，其刑罚之残忍令人发指。不仅彝族人民遭到屠杀，就连与彝族有亲戚瓜葛的汉族人民也遭到屠杀，制造了滇东北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惨剧，亦给滇东北的生产与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承弼先生的《血祭乌蒙魂》一书，就是将这一段惨痛的历史用文学的笔法形象地描写出来，以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一段血腥的历史。承弼先生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在认识和描写这一段历史时不是从概念出发，不因为“改土归流”在历史上具有进步意义而掩盖鄂尔泰借“改土归流”之名所制造的血腥屠杀，也不因为史学界对鄂尔泰其人有着不同的评价而抹去他对滇东北人民犯下的罪行。其实，在鄂尔泰给雍正皇帝的奏章中已明白无误地写道：“临阵杀伤并滚岩投江自尽者已万余人，擒获搜获讯明枭首并及剝去右手者数千人；所获俚贱男妇分赏有功者亦数千人；准予安插并暂准投诚者亦万余人，其余生擒贼首贼目并应质审要犯家口数百人，押解收监。所未获大小头目共不满十人。”真正实现了他“分兵穷搜，务获梟

魁，尽屠丑类”的方针。他向清廷表功上达的这份奏章，使得后人要为他开脱罪责都不可能。本书作者正是本着这一历史事实作了忠实的描写。这是本书在思想内容方面值得肯定的地方。

《血祭乌蒙魂》一书在写作上亦有诸多成功之处：其一，全书均以史实的基础上进行叙述描写，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进行了艺术加工，使人物事件生动地表现出来；其二，作者写人叙事一般不作抽象的介绍和评价，而是通过具体描写来表现，将褒贬寓于叙述和描写之中，这样更能感染读者；其三，作者描写了多个人物，通过对他们的语言、行为、肖像和心理的描写，表现出一定的性格特征。此外，文笔流畅，叙事清楚，故事曲折，具有可读性，也是本书突出的优点。

2005 年 9 月 9 日

昭通师专南校区

目 录

序	(1)
---------	-----

血祭乌蒙魂

一	(1)
二	(4)
三	(8)
四	(12)
五	(15)
六	(19)
七	(22)
八	(27)
九	(31)
十	(35)
十一	(39)
十二	(42)
十三	(45)
十四	(50)
十五	(55)
十六	(58)
十七	(61)
十八	(64)
十九	(70)

二十	(74)
二十一	(78)
二十二	(83)
二十三	(87)
二十四	(91)
二十五	(96)
二十六	(100)
二十七	(106)
二十八	(110)
二十九	(114)
三十	(118)
三十一	(122)
三十二	(126)
三十三	(131)
三十四	(135)
三十五	(140)
三十六	(143)
三十七	(147)
三十八	(151)
三十九	(155)
四十	(159)
四十一	(162)
四十二	(165)
四十三	(170)
尾 声	(174)
后 记	(175)

血祭乌蒙魂

一

落日的余晖映在乌蒙城楼上，城楼依然昏暗苍凉，似觉十分衰弱疲惫。一阵晚风掠起丝丝凉意，刘建隆又离开庆符老家，一路风尘回到了阔别两三年的乌蒙城。

半年前，乌蒙土司禄鼎乾一病就撒手归阴，丢下夫人和一个十二三岁的儿子禄万钟。十二三岁的孩子知东不知西，怎能担起这副担子，当起乌蒙这么大的家？何况土司要年满十五才准承袭。鲁甸土目禄鼎坤是老土司的兄弟，排行第三，人称禄三官，见着孤儿寡母势单力薄，硬是逼宫要抢乌蒙这把土司位子。土司夫人没了主意，只好三番五次派人去把老主文刘建隆又请回来主张大计。

刘建隆一行进了城门，踏着薄暮走过街头。街上冷冷清清没了往日熙熙攘攘的繁荣景象。走多远才见着个在街门前烤太阳的老头，自顾在那儿耷拉着眼皮有气无力地噙着一根烟杆。一阵酸楚，刘建隆不由回头问接他的几个人：

“才两年怎么这市景就如此萧条？”

跟在后边的几个，一个看一个一眼，没吭声。对“萧条”一词他们不敏感也不关心，更不知其所以然。也许连“萧条”的词意还弄不明白。

很快到土府衙门前下马，往日人喧马嚣的景象也不复踪影，显得冷清。门上的朱漆斑驳脱落，门前那对威武的石狮也觉得神色黯然，不再威风，一种衰颓悲凉的感觉油然而生。刘建隆暗自感慨：

“大厦将倾，老骥何力？”走进大门，几株老柏树突兀庭前，刘建隆轻声说：“老友，别来无恙！”径自朝西厅灵房走去。

灵堂昏暗，几支微弱的烛光若明若暗，阴森森的。刘建隆蹒跚到灵柩前，几个人搀扶跪下，对着禄鼎乾的遗体棺木拜几拜扶起来。他扶着祭台挪近，伸手抚摸着棺木哽咽，片刻才慢慢出声：“老府公，你竟长眠不视也耶？建隆来迟了。世道艰难，天命难违，建隆垂暮之年何力回天？知遇之恩，何以为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刘建隆泣不成声，老泪纵横。

刘建隆回住处稍事洗漱，即行去拜会禄万钟母子。禄夫人一见刘建隆就放声恸哭，说不出一句话来。刘建隆也忍不住泪流满面，哀伤不已。两人相对哭了一阵，刘建隆先止住来劝慰土司夫人：“人死不能复生，夫人要节哀保重。我们主客同心把少主人辅佐成人，再振乌蒙雄风，也才算给老府公在天之灵一个交待。”

土司夫人又哭了一阵才擦干泪水抬头讲话。两年不见，刘建隆又苍老了许多，原来花白的须发几乎没一根黑的了，本来就清瘦的面庞更加消瘦、苍白。只有那双眼睛仍然炯炯有神，土司夫人不由暗自感慨：“唉，去日无多！”

“老先生，我总算把你盼来了，万钟爹临终前嘱咐，叫我转告，他把万钟托给你了。过去和今后，两代人的乌蒙都交给你了。”土司夫人又流下眼泪。

“郡母，人生七十古来稀，建隆已七十有余，风烛残年，去日无多，担此重任恐有负先公。知遇之恩、托孤之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刘建隆，汉族，四川庆符人，举人出身。禀性刚直，为人忠信，注定了不宜官场仕途。仕途失意，乌蒙家就请来做了土府主文。这些土司人家，常重用一些德才兼备的汉人。像水西家陈恩，官至两班“慕魁”，犹如总理大臣。刘建隆办事干练，忠诚可靠，深得土司信任，一步步成为乌蒙台柱，也像陈恩一般总理乌蒙府内外事务。

近年来，静观大势，土司气数已尽，非人力可及。接连周边的水西、东川、沾益等都改土归流，乌蒙、芒部改流也是早晚的事。刘建隆自觉年近七旬，体弱多病，不如早日还乡颐养天年，免得到时落得个“罪名”做了异乡无头怨鬼。于是向禄鼎乾告老还乡，“回籍养病”。禄土司一再挽留，刘建隆执意要走，言辞恳切。没办法只好馈赠他几千两银子回庆符购置些田产，颐养天年。

俗话说，躲脱不是祸，是祸就躲不脱。刘建隆回乡不到三年，老土司去世，政局动荡，土司夫人反复派人请他回来。在这孤儿寡母的时节，以仁义为重的刘建隆，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又返回乌蒙搅入这锅稀粥，血洒异乡。

土司夫人见刘建隆动了感情，心中难受也把一肚子苦水吐了出来：

“刘先生，这世上像你这样记情讲义的人有几个？平日里，那些头人，万钟爹待他们不薄。到如今，人走茶凉，都跟着禄三官跑，心里哪还念旧情记得我们母子。”

说到这里，不知为什么，刘建隆把话题岔开，抢着对坐在旁边打盹的禄万钟说话：

“少主人又长高了，身体安康，学业进步，现在读‘四书’了吧？”刘建隆微笑着喝了口茶。

“去年开始读‘大学’，他爹一去世家里乱成一锅粥，我也没心肠去管，他成天玩耍没读什么书。”

禄万钟靠在母亲身边打盹，母亲代为回答。

“小主人是未来土司，学业不可荒废。一切内外建隆当尽心竭力，郡母只管放心。至于禄三官那儿，也不足以畏，三官下失人心、上乱朝纲，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有老府公阴灵保佑，我们主客同心，定会化险为夷。主母就费心督促少主读书吧。”

一席话，土司夫人宽慰了许多，她确信刘建隆已有尅禄鼎坤的高招。话已说得差不多了，她发话道：

“老先生一路辛苦，就请早些安歇，以后的一切就拜托了。”

刘建隆也就此告退回房。

从第二天起，刘建隆就理事主张。旧事重操，无论内外驾轻就熟。一件件一项项职责分明，安排周密。府里事务不消三五天就井然有序。紧接着就分派执事头人、兵丁杂役准备起老土司的葬礼来。

一 二

土司土目人家，人死后停丧一年，下讣文通知亲友，准备丧葬物件，然后才出殡或火葬或土葬。葬式按等级举行相应的规格仪式，宰杀牲畜成百成千，亲戚家门都要来做毕摩道场，用牲口行礼节，一个葬礼参加的人成千上万。禄鼎乾这样的大土司，场面之大，规格之高，破费之多，更是无可伦比，没年把时间准备怎么办得了。

这建隆对老土司的丧事十分重视，周密细微。府里的头人执事，兵丁杂役，人人有事上下奔忙。他成天忙得不可开交，分派买牲口的，备办粮草的，准备炊具用品的，选定灵场的……事情都分派下去各自去办，定期检查完成。只有和芒部衔接，采购布匹帛锦、烟花爆竹灯笼纸火这两件大事，不放心一般人去做，准备亲自出马。

乌蒙、芒部两家位置相邻，世代姻亲，到禄鼎乾这一代，亲上加亲。陇联星的妻子是禄鼎乾的妹子。平日里，无论哪家有事都相互支持，不遗余力。说来也巧，两个土司像约好了似的，半年内相继去世，一模一样都只留下个十二三岁的儿子陇庆侯。两家叔叔禄鼎坤、陇联星都要夺侄儿的土司位子，两处都剑拔弩张，同室操戈，乱成一团，莫说管别家的事，自顾也不暇。不说关系全局的这等重大事，就连两人下葬怎样协调都得商量。彝家规矩姑、舅家的红

白事，礼数是马虎不得的。刘建隆巧妙地运用和芒部协调丧事、到成都采购物品之故，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编织他捕捉禄三官的那张无形罗网。

家里一切安排妥当，刘建隆准备收拾动身，顺路先到芒部商量两家葬丧的事，然后到成都采办物品。一听刘建隆要走，下边的头人管事议论纷纷，都觉得这“老慕魁”难道老昏了还是怀有异心？在这节骨眼里放着大事不办，偏要老远跑去成都当个采办。最后公议，推禄未申和白女底两个来见刘建隆，劝说他坐镇指挥如何对付禄三官。同时也窥探一下，他到底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禄未申和白女底两个来到刘建隆房屋前，见他正在屋里收拾行李。白女底咳了一声，刘建隆抬头一看，连忙站起身来招呼。

“哦，是你们二位，请进请进。”

招呼两人坐下，刘建隆热情地亲自给两人泡茶，口里边唠叨着“稀客稀客”。他两个急忙阻止，抢过茶杯自己动手。

“‘老慕魁’，你还在忙什么呢？屋子叫人来打扫收拾就行了嘛。”白女底先开口说：

“没忙什么，收拾点行李。二位有事？”

他两个相互看了一眼，还是白女底开口问：

“听说‘老慕魁’要下成都去采办物品，下面的头人管事都着了慌，你不在群龙无首就没个主张。大家公推我二人来会您。不知‘老慕魁’是否真要去？”

刘建隆平静地听着，一手轻轻捋着颌下的白须，脸上露出喜悦的微笑。大家的这些举动反映人心，有这么些人心系土司；也说明了自己的计谋没人识破。大家这些举动闹得越有劲越好，让它传给禄三官。当然也欣慰众人对自己的信任。

“感谢诸位的器重，老朽实不敢当。成都不去不得，芒部顺路一举两便。老朽尽快把这里的事安排完，争取明后日就动身。丧期将到，时不我待。”

刘建隆的话，显得对这次采购是那么专一倾注。禄未申心里

想：“这老头难道真老昏了，这么不开窍？”怕白女底莽撞，赶忙接话：

“老摩数（老人家）年高，怎受得住这一路劳累，成都远在千里之外，途中往返也得一个多月。再说，家里的大事还要您主张，你不在就都没了个轴。我看，这采购之类的小事，就派个人去办吧，若信得过，我愿代劳。”

刘建隆笑了笑，神态自若地慢慢喝口茶，用坚定犀利的目光看着两人。

“还是那句话，多谢大家的美意。说采办物品是小事，此言差矣。老府公一世英名，而今乘鹤西归，也就最后一次大礼了。子曰：‘不学礼何以立’，这缎匹、纸火、烟花是整个丧事的气氛和面子，差了一点全盘逊色，一切都徒劳了。”刘建隆又笑了笑。

“您老放着大事不管，尽关心些花架子。禄三官要入主土府抢少主人的位子，你放在旁边不闻不问，你对得起乌蒙家上上下下和死去的老府公吗？”

白女底说得满面通红，唾沫横飞。

“二位请勿多言，我意已决！郡母授权主张，我就作主了。至于禄三官的事，疏不问亲，老夫一个外来汉人就不便多事了。我还有事要忙，二位请便吧。”

刘建隆说完，就自去案头收拾物品，不再理禄未申和白女底两个，白女底还想抢白，禄未申就拉着他走了。

两人把情况给大家一说，都又气又急。有的说这老头真怕老昏君了；有的说不知他安什么心，汉人在关键时刻信不得；还有人说他根本不想挑这副担子，只是放不下情面转来应付一下，丧事一完弄个名就怕要溜之大吉。有人甚至补充，购物是个肥差，乘机再捞一把拿回去享受，岂不名利双收。

说来说去，又没人敢挑他这副担子对付得了禄三官。更不能把他绑起来强迫他来作主张。吵来吵去，只有一个办法，请土司夫人亲自出面。